

第十一章 死亡线上

长达8年零9个月的黄水泛滥，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土地淹没，粮食无收，百姓逃荒或饿死；百姓逃荒饿死，土地荒芜；土地荒芜，粮食无收，更多的百姓逃荒或饿死……黄泛区人民像蝼蚁一样无助，悲惨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1. 饥饿无食人濒死，吃遍世间动植物

灾民们有粮食吃的日子是短暂的，而在饥饿中挣扎的时间则是漫长的。成千上万的人在漫无尽头的饥荒中，早早便耗尽了生命，就像长夜中的烛蒂，挣扎着亮了片刻，便永远地熄灭了。

死于饥饿者的最后挣扎是极其悲惨的。

黄泛区的饥馑来得最早，可以说从1938年夏天就降临到灾民的头上。

灾民们已预见到漫无尽头的饥荒，他们为了使一点可怜的存粮能够多吃几天，将三顿饭改成两顿，又将两顿饭改成一顿；将馍改成粥，又将粥改成稀汤……然而，尽管他们千俭万省，粮食还是吃光了。于是他们就吃谷糠、吃麸皮、吃平常用来喂牲畜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但是，没过多久，连这些东西也吃光了。于是他们的目光开始向动物界搜索，猫、狗、蛇、鼠、青蛙……甚至连一些昆虫类都进入了可食的范围。然而这些小动物并未因遇上了灾荒而加紧繁殖，很快便被饥饿的人类吃得一时濒于灭绝。在田野里，时而可以看到一两条狗，不过这些幸存者之所以能够逃过饥民的捕杀，是由于它们整日在田野里、坟岗上转悠，啃嚼人类的尸体，已经变成野狗。

可吃的小动物吃光之后，人们并不甘心坐以待毙，又开始把目光转向植物界。当然，按照传统常识认为可吃的野菜，早已作为配料，和粮食一道吃光。他们要打破常规，吃那些以往无人吃过的植物，尽管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的生命已如风中之烛般随时都可能熄灭。他们要以那些牲畜都不吃，以往只能当做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饥饿之极的肠胃，梦想着以此来维持生命，度过灾荒。

人们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冷而饥饿的冬季，迎来了黄灾后的第一个春天。在今天，春天是可爱的、充满诗意的；而在那时，春天则是可怕的、冷酷无情的。因为

人们连谷糠、麸皮、花生壳、山芋藤、棉籽……与农作物有关的东西已经吃光，饥腹空肠的人们希望之所在，唯有春到人间所带来的那一片绿意了。

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在一座座沙丘上，在一道道溪涧沟河边，在无数条阡陌上，到处都有被饥饿折磨得形销骨立的人。他们挎着破篮子，手拿镰刀，铁铲或绑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寻觅能够救命的东西。

去年秋天已经被折枝剥皮的树上，刚发出稀疏的嫩叶，便很快被人打掉。榆钱、槐叶，已属于“山珍海味”，早已被捷足先登者打光。人们开始退而求其次，去打桑叶、柳叶、杨叶、杏叶、李叶、柿叶……发出新绿的树枝，仿佛又经过了一场严霜，都变得光秃秃的，找不到春色的痕迹。

公路两旁的树是“官家”的，于是便率先成为灾民们集体“收获”的对象。去年秋天，千万株榆树的皮就被剥光，叶子被打尽，大树小树，无一幸免。它们在原野上赤条条地立着，惨白的躯干，令人望而生怜。到了春天，这些可怜的榆树又以残存的生命力发芽长叶。但长出的嫩枝细叶，转眼又遭斫折。它们的命运已经可以预见，夏天一过，便要全部成为干柴。而将这些榆树的皮剥光吃光的人们，死掉的不说，活着的恐怕也要和可怜的榆树同一命运。因为据经历过大灾荒的老人讲，吃草根树皮的人，即使能熬过荒年，接上好年景，仍然是要病死的。

虽然此说广为人知，但今晚脱鞋不知明早是否再能穿上的人们，哪里还能考虑将来如何？

有的公路两侧，栽的不是榆树，而是带刺的洋槐。这些树的命运也不比榆树好多少。由于已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攀折，树枝上已禿得如同老年人的头发。然而在那带刺的枝柯之间，仍有人在举着长竿折枝打叶。桑树、柳树、臭椿树、开着大紫花的桐树……也难以逃过饥饿者的摧折。

一些妇女在大风中举着长竿，西北风掀起她们破烂的衣襟，露出吓人的肋骨。她们干瘦的身子仿佛比竹竿还轻，有的人还没举起竹竿，已在风中跌倒了。有许多人在树上就大把地吞吃刚摘下的树叶。有的老人，折了一捆带叶的树枝，还在肩上背着，就倒在树下死去……

私人的榆树，枝上的绿色要浓一些，榆树的主人不急于将它撸成秃头，是为了让叶子长大一点，好多享用一阵这“树食”中的“珍品”。这活的“粮库”，不免令人望之垂涎。但除了主人，外人是碰不得的。如果树下忽然响起一阵詈骂，不用问，便知是有人偷采了他家的一把榆叶。为了一把榆叶，树的主人会骂偷树叶的人“吃了等死”，“吃了喉咙管里长疔疮”，而那个被骂的人却躲在屋里，装做什么也没听见。

沈丘县某村一个11岁的孩子，由于他爹带着他的哥哥逃荒去了外省，他妈又

卧病在床，娘俩一连几顿苦无充饥之物，没办法，这孩子只好深更半夜冒着大风爬上邻居家一棵几丈高的榆树去偷一把树叶。由于树梢在狂风中摇摆，孩子又几顿没吃东西，虚弱无力，结果从树上摔了下来。孩子摔得口鼻流血，死了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榆叶。

孩子的惨状使榆树的主人无法骂出声来。

由于榆树成了穷人们珍贵的食物，有钱人便开始打它的主意。有人以千余元的代价，买下数百株榆树，然后他专卖榆树皮，便可捞回本钱，从而净赚了木材。郑州的一个富户，以数千元的投资，买尽了方圆几十里的榆树，结果不仅净赚了木材，而且靠榆树皮而赚了很多钱。当灾民们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有钱人仍然是“生意兴隆，八方逢源”。

地里的野菜，在平日，只有很少几种可以下锅。但是现在，“可吃”的品种大大增加。有些冒出嫩草的地方，被挖得只剩下一片黄土。有怪味的“米蒿子”，含苦味的“麦石榴”，牛都不肯尝的“野菊花”，甚至连那人都知道有毒的“猫儿眼”……只要一钻出土便被挖去。地面上的野菜挖完了，他们又转入“地下”，从深深的土层里挖掘藜草根、茅草根、芦苇根……连草根也挖完后，有人便开始吃观音土、坩子土、红石头面……

按季节计算，农历四月大麦就要黄穗。饥饿的人们是多么盼望四月啊！但是乡村里的大麦田，十块有九块麦苗已被挖掉，这些麦苗在两个月以前就已被吞下肚去了。

豌豆苗、扁豆苗，带着将要开花的骨朵，一筐筐摆在街市上。一个月后，这些豆苗就会结出豆子。但是饥饿的人们已没有信心再等下去，早早地便有人到地里去偷铲这些豆苗果腹。主人们怕庄稼白白被人偷掉，只好含着泪，把整亩的青苗全铲下来，以青草的价钱卖出去。

人们的生命不再是以年计，而是以天计，不知自己还能活几天的人，谁还能等到麦苗出穗，豆秧结荚？

吃谷糠、麸皮、花生壳，吃野菜、树叶、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的人，虽然可保暂时不死，但所要忍受的痛苦是巨大的。开始是腹疼腹胀，解不下大便，他们只得让亲人用树棍，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掏。接着便是周身浮肿，四肢无力，走路都要扶着墙。待浮肿消下去，腿臂便干瘦得像树棍，脸上干枯的皮紧包着骨头，看上去像骷髅一样恐怖。人到了这种地步，距离人生的终点——死亡，便不远了。

吃这些东西的人明明已有人死去，但活着的人仍在吃下去，他们好像谁都不管结果如何，他们只想着挨过一天是一天。

2. 荸草雁粪成“珍品”，河滩惨状惊煞人

蔺草，又名灯芯草，和做蒲扇的蒲草有些相似。蔺草根一般有毛笔杆粗细，深入地下二三尺深。这种植物多生于黄河滩上。过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不知是哪个饿极了的人把它挖回家煮吃，吃了以后没有立即死去，说明此草根无毒。自从有了这个新的发现，荒凉无人的黄河滩一下子变得比集市还要热闹。老人、妇女、孩子，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到那里去挖掘，有些人竟来自数十里之外。

千家万户的百姓把蔺草根挖回家，晒干碾碎，然后用来蒸馍。一个鸡蛋大的蔺草根面馍，便有枣子大一块无论如何也嚼不动的草渣。这种用蔺草根面蒸成的馍居然还可以出售，市价是6元钱1斤。此外还有柿糠面馍、榆皮面馍。柿糠面馍每斤索价8元，榆皮面馍是馍中的上品，每斤索价10元。

还有一种是蒺藜面馍。蒺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横生在地面上，开小黄花。果实也叫蒺藜，有刺，可以入药。蒺藜面馍的制法是将蒺藜秧和果实晒干捣碎，然后磨成面蒸熟。这种馍有一股怪味，比蔺草根面馍还要难咽。但即使是这种最难吃的馍，也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上的。从市面上买，得腰里有钱，自己去采制，又哪来那么多蒺藜？这种植物，春天是没有的，而做成一个馍，又得要多少棵蒺藜啊！

荇草，属于藻类水生植物，在以前的灾年就有人吃过。现在吃它，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人们却发现了一条新的财路——荇草可以大宗地“出口”。

黄泛区的小河湖汊，已被挟着泥沙的浊流淹没，在那里，是很难捞到荇草的。想吃荇草，必须到黄泛区以外去买。

在平汉铁路以西的许多河流湖汊里，小船渐渐多了起来，但船上人已不是撒网捕鱼的渔夫，而是拿着长竿打捞荇草的穷人。河湖里的水被他们搅混，岸上堆

着他们的一堆堆收获物——腥味四溢的湿淋淋的葦草。

黃泛区百姓从几十里乃至几百里之外，天不亮就从家中动身，赶到“产地”，以一块钱二斤的代价往家中搬运。他们用独轮车，用扁担，推的推，担的担，在长长的运输线上，购运这种“珍贵”食物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俗话说：“百里不运粮”，意思是说粮食太重，路途一远便“豆腐盘成肉价”，无利可图。但现在，人们已不大计较“图利”，他们只要能弄到吃的，能保命，即使跑上几百里路运一车葦草也在所不惜。

郑州以东的人一般要到汜水购运葦草，但汜水不是产地，葦草经过贩夫转手，价格已经抬高。有些人为了以最低价格购买此物，就继续西进，到巩县“进货”。

从汜水到巩县，要翻越大山老犍脊，要翻越以险要驰名的虎牢关。一路群峰绵亘，山势险峻，有些大坡又陡又长，健壮的人爬上去，也要气喘吁吁。购运葦草的人去时尚可，回来时负重翻山，行程便困苦艰难。他们推着满载着葦草的独轮车，一道道翻那些像倾斜的墙壁一样的陡坡，跌倒了再爬起来，扭折了腰肢，流尽了汗水。但他们仍咬紧牙关，一步步往前挪。因为家里的妻儿老小正眼巴巴地等着他们返回，好饱饱地吃上一顿葦草，或等着他们赚回一点钱，好买一点久未吃到的麸皮。

这些人好不容易弄了一点钱，来到百里之外购运葦草，当然舍不得拿一家人的救命钱去买吃的。他们所带的盘川是榆皮面馍、蘭草根面馍。他们必须计算好了，将身边带的馍，一直吃到回家。要是馍提前吃光，他们往家里运葦草时就得挨饿——他们总不能生吞那些葦草啊！

有些人经过长途奔波，已经精疲力竭，在推着葦草爬那一道道又长又陡的山坡时，连人带车滚下坡去，惨死在路旁。

饥饿的人们在不断地发现，他们在穷寻苦觅中发现一种候鸟——大雁，可以给他们送来“食物”。

春天来临，一群群北飞的大雁，到了夜里，就在黃泛区荒草稀疏的沙岗上或芦苇摇曳的河滩上投宿。这些以麦苗、草籽为食的大雁，在它们的投宿地拉下一层层雁粪。一个挖芦根的人发现这些雁粪中有未消化的草籽。这一发现使他联想起牛粪中的豆子。从前闹饥荒时，有人将富人家的牛拉的屎拾回家，将屎里未消化的豆子用水淘出来煮吃。当然，现在不仅没有牛，也没有谁能拿得出豆子来喂牲口。然而雁粪中的草籽总是可以吃的吧？于是他便拾了一些雁粪，拿回家用水淘了淘，将淘出的草籽拌上些芦苇根煮吃。结果感觉要比光吃芦苇根好不少。

“雁屎能吃”的消息很快在灾区传开。几天之后，在沙岗上，在黃水边，到处

都是拾雁粪的人群。远远看去，那一团团蠕动的身影，仿佛落在那里的雁群。

后来，雁粪的吃法又有了发展，人们拾回家后不再淘洗，因为那样太麻烦，他们干脆将这些“食物”直接放在锅里煮成粥，实行这种新的吃法的人说，这粥的味道和煮麦苗味道差不多。

饥饿的人们需要的食物太多，雁群虽然不少，但其粪也渐渐供不应求。于是每到傍晚，当一群群大雁“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从空中飞过的时候，肠胃空瘪的人们便满怀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些运送“食物”的大自然机群落在附近的沙岗与沙滩上。而只要是雁阵落过的地方，第二天天一亮，那里必定会变成一个热闹的“集市”。在那里，老人、妇女、孩子和青壮年一样，精神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他们要以尽其可能的速度和敏捷去攫取那些免费的“食物”。

挖芦苇根和拾雁粪的人有时会遇到致命的危险，那就是“陷滩”。

黄水落下的地方，留下一片泥沙滩，这些地方稍经风吹日晒，表面便干燥开裂。这种表面干燥，下面仍是淤泥沙的地方，就像那伪装巧妙的陷阱，人们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

有些渡口要道，河滩上竟会露着好几个人头。他们刚陷入泥滩时，还能呼叫求救，可是谁要是上前救他，也会一去而不复返。因此泥滩旁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这些为了觅食而误入“陷阱”的人在没死之前，凄惨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交代着自己死前要嘱托的话……而后，人越陷越深，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被淤泥活活闷死。

在陈列着人头的河滩上空，成群的乌鸦在往复盘旋，时而俯冲下去，扑到人头上啄食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直到将其啄成一个骷髅才餍足地飞去。有时则会有一两条野狗跑来，想和乌鸦争夺“食物”，可是野狗没有翅膀，它们也和人落下同样的结局——被陷在淤泥里。不过狗不会直立着陷下去，而是半陷半露，卧在泥滩上闷死或活活饿死。死人与死狗相对，其惨景令人睹之悚然。



3. 满街摊贩苦叫卖，食品奇特粮价高

在一些城市和小县城里，出现了一种与平常不同的现象，那就是粮行和小吃摊的增多。长街两边，粮食簸箩一个挨着一个，置身其间，会使人暂时忘记这是一个饿殍遍地的荒年；小吃摊也从城里一直摆到关外，连城外的公路也成了摊贩集中的场所。

买粮食的人，除了黄泛区的靠贩运营利的贩子之外，零星购户，大都是籴上一升半合。至于那些高声叫卖，喊干嗓子的摆小吃摊的人，在自家的锅里却煮着苞草，嘴里嚼着石块似的藜草根面馍馍。

在城市，麻糁饼、棉籽饼已经成为穷人的主食，小商店的门口均有陈列。麻糁饼每斤六七元，棉籽饼每斤4元。这些东西，平常是牛都不吃，只做肥料用的，现在却成了令灾民们垂涎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灾民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



在一些县城里，榆皮面，在集市上仿佛不是主力。而在郑州，却占着绝大的优势。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把铁鏊子（一种平底锅）支在街边烙榆皮面饼的摊贩。有的摊贩还把饼里包上枣泥

馅子，使其成为最上等的食品。另外，韭菜根、蒲草根、花生壳、甘蔗皮、红薯秧、柿蒂、枣核……五花八门，杂然纷陈，使食品市场显得十分热闹。这些在平时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各有其价，有些品种的价格还颇昂贵，仅红薯秧，每斤便索价10元。所以这些东西只有“中层”灾民才能买得起。衣袋空空，只有一身瘦骨的人当然无缘问津。

卖熟食的摊贩，都在食物上面罩着网子，乍看之下，仿佛是注意清洁，实际上他们却是为了防备抢食的灾民。有些卖榆皮面饼的人因为没有网，干脆把饼子的样品绑在篮子的提手上。反正那饼子冷了以后硬得像瓦块，绳捆索绑也不会碎掉。

街面上曾盛行着一种食品，美其名曰“牛肉冻”。其原料是杀牛剩的杂碎，掺上皮，和上洗肉的汤，煮得浓了，盛出来一冷却，便成了凉粉块一样的东西。这东西看上去要比榆皮饼之类更能引起人的食欲，但吃了以后，人十有八九要生病。因为这东西又冷又脏，牛粪、牛毛、泥渣俱全，根本不是食品。但那些贫民和做苦力的人却争相购食，只要眼下能填饱肚子，他们哪管吃下去明天是否会死！

郑州的市面上，还盛行着一种“肉冻”之类的食品，据经过光绪三年（1877年）大灾荒的老人说，他们购食这种肉冻时，尝出里面有“异味”。他们虽未说什么异味，但听者心里都很明白。因为吃人肉的事已屡有所闻。后来这种东西被政府禁止上市。而在那些马路边风尘中的饺子摊上，以及流动的“大锅菜”挑子上，的确常有人吃出带指甲的肉。

粮食的价格是极其惊人的，一袋面粉，索价1200元，一市斗麦子300元，一斤高粱面25元……而这样的价格仍在随风看涨。

粮食，对于身无分文的灾民来说，就好比天上的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令今人难以想象的离奇“食谱”。

当年灾民们为了活命所冒死吃过的东西，有许多是今天的读者穷尽想象力也想象不出的。有人将当年灾民们曾经作为“食品”的东西列了一张表，并在每一种“食品”的后面注明其食用方法、性质以及食后的反应。这张表不只是一份简单的“食谱”，它记载着灾民们在饥饿的铁掌下所受的痛苦，尤其是“性质及食后反应”一栏，使我们阅后不难想见灾民吞吃这些“食品”之后的惨状。它无疑是一份让现代人了解灾民悲惨生活的宝贵资料。现将此表照录如下：

本表所列“食品”，均是灾民存粮吃尽后，为暂时充饥，不顾后果所食之物。五谷杂粮、谷糠麸皮，以及各种蔬菜和平时可食用的野菜等，均未列入。

4. 卖尽家当为求几顿饱，一亩土地难换一斗粮

黄泛区的灾民们除了向大自然寻求一切可以充饥之物外，另一途径便是用钱从同类手里购买食品。没有钱，就变卖家产，耕牛、农具、家具、衣衫、杂物……乃至土地，直到无物可卖为止。

灾区的穷人们变卖家当的市场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是畸形的。在一些县城的广场上、城墙下，甚至在城外的空地上、麦田里、垃圾堆旁，都可以成为交易场所。那些肩摩肩坐着的摊贩，踵接踵的买主和游人，熙来攘往，汇集成人河或人海。在那些买卖“主力军”集中之地，常常多达数千人，甚至万人以上。每天从太阳露头到下山，这些集市上的喧闹声一直如涛如潮，把街面上那些正儿八经的商店压得黯然无光。

饥饿的灾民们为了用钱购取食物，除了御寒遮羞的破衣烂被之外，已倾其所有，不但抖空了箱底，而且连箱子也跟着卖了。因此在那旧物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种类奇多。

从服饰上说，有大清皇帝赏赐的红翎顶戴，上面还好端端地插着翎毛，有金线绣成的“凤冠霞帔”，这些东西自然不是一般的灾民所能出售，卖主大都是祖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家，而今在饥饿的威逼下，他们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传家宝。

除了古的，还有今的。有烫得整整齐齐的西装，有薄得透肉的旗袍，有的袖子有几尺宽，有的袖子只有一寸长……不过这些都是服饰市场上的凤毛麟角。较多的是女人的衣服，其中有不少是早已过时的嫁妆衣，有的还镶着辫穗，或是缀着每颗足有半两重的铜纽扣。更多的则是那些普通的家常便服，有些卖主，面前守着的只是几件小孩的衣裤、一件长衫、两条长裤、几双半新不旧的布鞋、一床破被……

这些服饰汇集在一起，以时间论，有几百年前的，也有刚从身上脱下的，式样、新旧，更是百无一同。按季节论，可谓有单有夹有棉，四季俱全。有些东西，在平时，是终年压在箱柜的最低层，每年只是拿出来晒一晒又放进去的，可现在为了卖几个买吃食的钱，统统被抖搂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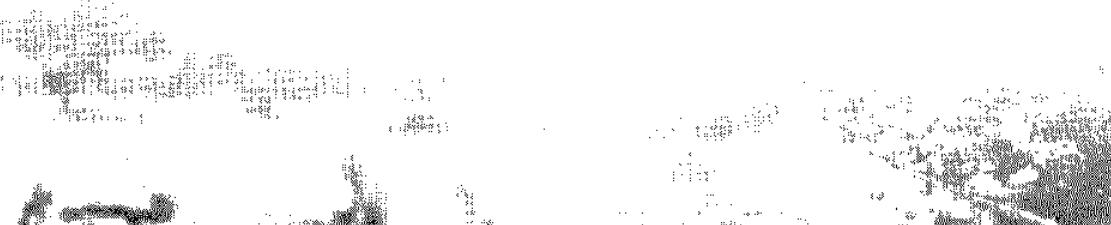
在家具、农具市场，有柜子、橱子、箱子、桌子、椅子、长凳、短凳、屋梁、犁耙、扁担、铁锹、锄头……一对想成家过日子的男女青年，只要带着钱，就可买到一整套生活用具。在这里，有做工精细的雕花檀木柜橱，有八仙桌、太师椅，有普通的杂木桌椅板凳……但是那些精工制作的家具价格低得可怜，而一般箱柜桌椅，差不多只相当于木柴的价格，并且没有木柴容易脱手。一些卖主，在市场上守了几天，家具也未卖出，便干脆将其劈成木柴，好赶快卖掉去买吃的。

那些农具，有许多已使用多年，扁担、锹锄的木柄都被汗水和肉茧打磨得明光锃亮，已成为主人的爱物。但是卖主很多，买主却少之又少。一些农民，早晨扛着农具到集市上出售，饿着肚皮守了一天，也无人问津。到太阳偏西时，只得又忍着饿，失望地扛回家去。家中妻儿想吃上一口用卖农具的钱买回的榆皮面馍的希望也成为泡影。

家具可以暂时没有，但农具岂能不要？到了收割种植的季节，卖了农具的人拿什么去收去种？在死神的追逼下只顾保命的人们已顾不得那么远了。

在杂物市场上，有一些最小的卖主，脸前地上摆着的只是几个生锈的铁钉、几个破碗、几双破鞋、几根牛绳……很显然，这是灾民们把土地、耕牛、农具、杂物统统卖光之后，仅存的一点“财产”。这些东西，即使卖掉，所得的钱也不够买一斤榆皮面馍。但这样的东西，谁还愿意购买？不仅没人买，甚至连正眼看看的人也没有。然而他们却规规矩矩地为这一点东西在集市里坐上几天。

在某个集市上，有一对老夫妇，老头已须眉皆白，老太婆也已头童齿豁。他们在集市的末端坐着，面前摆着一床满是油腻的破被、一个磨得光滑如脂的弹棉花锤和一根光亮的锄柄。他们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只是不停地哭，连买主也不知照顾一下。有人问被子多少钱，老太婆一面哭一面说：“100块。”有人问弹棉花锤的价，她仍说“100块”。老太婆应酬似的回答完买主的问价，便又继续哭起来。周围的人，都报以惨笑。很显然，这一对老夫妇一点市场上的常识也没有，他们只知道100块钱才能买到够吃一天的米，只知道对那些被他们的双手磨得光滑发亮的弹棉花锤和锄柄，像亲儿子一样难以割舍。但是谁都是随便问问，连价也不还便掉头而去。因为他们这些东西总共也不值50块钱，并且也没有谁需要这些东西。而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此刻正在将其出卖。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卖掉，谁也无法知道。



集市上的卖主们，十个有九个是家中等粮下锅的。有许多人从清晨到中午没吃一点东西。许多守着衣服、家具、农具、杂物的卖主，身边的破布袋里，都放着蒸过的荦草或蔺草根面馍，因为东西没有卖掉，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也舍不得吃上一块。而那熙来攘往的人们，多半是把货物翻上翻下地看看，便走开了。此时已很少有人为“用”而付出金钱，因为付出金钱就等于付出自己的生命。而那些空前活跃的贩子们，则恨不得以一个钱把所有的东西买去。

正因为如此，货物卖出的价格低廉得惊人。一件5尺长的夏布长衫，卖150元，这些钱，只够用来买半斗米；一件又宽又大的女人洋布衫，卖50元，可买一升多米，还不够一个人一天的饱饭。在某个集市上，一个老太太的3件花绸袄，总共卖了150元。一个女人卖掉她陪嫁的1个大柜、1张桌子，两把椅子，总共才得140元钱。这些东西在没卖掉之前，她眼巴巴地盼着顾主光临。但卖掉之后，她却心疼地流起了眼泪。这已经是她最后的一点财富，而用卖得的钱买米，只够她一家数口人吃一天稀粥。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而这些生存之本有不少是在出售破旧家当之前，就已经易主。这些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每亩也就是200元左右。而米的价钱是300多元一市斗，卖一亩地，只能换十几斤粮食。

一些富商巨贾趁机以十几斤粮食一亩田的价格，大量收购土地，那些全家死绝的无主农田，则被相互勾结的贪官污吏和大地主瓜分。某县一个保长，以代群众交纳“官粮”、“军粮”为名，收了本村百姓100多亩地的土地文书。等到翌年麦子成熟，百姓们逃荒归来，土地所有权已属于保长，地里的麦子也流进了保长家的粮仓。而他们却仍然要吃草根树皮，掩埋饿死的儿女。大家忍无可忍，结伙上告，要求保长归还土地。官司打了一年多，该县政府才下令，凡是荒年卖出的土地，一律由卖主按原价赎回，这件公案，才算了解。

5. 卖女鬻妻为活命，泪水哭声断人肠

在饥饿的铁掌下受尽煎熬的人们，把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便开始卖儿女，卖妻子，死去父母的儿女和失去丈夫的妇女则自卖自身。于是，在灾区的一些城镇里，出现了无比“繁荣”的旧物市场和充满了泪水和哭声的人市。而于灾民们啼饥号寒，不断冻饿而死之日，正是人贩子和妓院老板四处活动，大营其利之时。

在黄泛区，在受饥饿威胁的地方，时常可以看到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出入于村镇集市。他们有的是专以贩卖妇女牟利的“人客”，有的则是亲自出马，来灾区廉价收购女孩的妓院老板。

在一些公路上、乡村大道上，时而有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像是逃荒，但又不像逃荒的人家那样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汉子们推着一辆辆独轮车，车上坐着来自灾区的年轻妇女。她们有的脸上挂着泪痕，有的仍在啜泣，有的靠在车子上，用一条手巾蒙着脸……她们的年龄一般都是二十多岁，其中不乏十几岁的闺女。那些正在哭泣的妇女，多半是与丈夫，或与父母兄妹洒泪而别，刚刚踏上吉凶难测的路途。为了活命，她们的亲人或是她们自己，已将她们的命运交给了“人客”。她们现在已无法自主，因为她们已经成了商品。

在一些村镇集市的一隅，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几个妇女在墙边或站或坐，神情凄楚哀怜，仿佛临刑的羔羊。在她们的身边，必有两个汉子像看押犯人般守在那里。这些妇女，便是被人贩子从各家买来，又当做商品出售牟利的。

如果是一个妇女，旁边守着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那大约是丈夫在卖妻子；若是一个女孩，旁边守着年长的男人或妇女，那大约是父母在卖女儿。

卖东西的人大都因货物相同而聚在一处，形成衣物市场、食品市场、家具市场……卖人也是如此。在一些地方，常常聚集着数十名待售的妇女，从而形成了人



一名因家园被毁的妇女

一床渔网般的破被，度过一个个滴水成冰的寒夜。

后来，饭也难讨到了，老太太便带着孙女到人市上去卖。但去了两趟，孙女也没卖出去。祖孙俩回到庙里，总要蹲在草铺上痛哭一场。接着是怎样度过饥寒交迫的一天而发愁。孙女卖不出去的原因，是祖孙俩要价太高：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能随她一块去买家。这样一来，顾主都不敢问津——纵然是有一点有粮的人家，也负担不起两口人的生活啊！

结果老太太在冻、饿、愁交相折磨之下一病不起。幸亏当地驻扎着一支国民党军队，驻军发现了这个行将死去的老人之后，派军医给她治病，并将祖孙俩安置在饲养处住，那里虽然是饲养战马的地方，但房子四壁严实，屋里又堆着草，比破庙里要暖和得多。

老太太的病治好以后，有人问起她逃荒的经过，她说，她家中还有儿子、儿媳和一个小孙子。她没带孙女逃出来时，一家人靠挖麦苗煮吃度日。后来政府说挖了麦苗，来年夏天就没有收成，不叫百姓挖，一挖就抓。眼看活不下去了，儿子就哭着叫娘外出逃荒，说豫南一带，人好活命。并且还叫她把孙女带上，不得已，卖人也好卖。她祖孙俩就这样离开了家。没想到来到这里，不光饭难要，人也不

市。

在人市上，妇女的价格低得可怜，出一两百块钱或十几斤粮食就可以领人。但已经自身难保的穷人哪还有力量添人进口？所以人市上看客不少，而真正的顾主则不多。

那些卖儿女的父母或卖妻子的丈夫，都是已经到了绝境，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才被迫为之。有的父母在卖女儿之前已几天没吃东西，他们还没等到把孩子卖出去，就饿死了。

人，也不是那么好卖的。

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不到20岁的孙女从黄泛区逃到豫南某地。祖孙俩白天四处讨饭，晚上就住在村中的土地庙里。时值隆冬，她们只是在地上铺一把草，祖孙俩同裹

好卖，自己还差点儿病饿而死……

父母卖女儿，丈夫卖妻子，成交后那种亲人离别的凄惨之状，在人市上已属司空见惯。

亲人就要离去，而且大都是活着的永别，有的父亲或是母亲，紧紧拉着女儿的手，一面哀哭，一面叮咛来叮咛去，好像要把做人处世的经验一下子全都刻在女儿心里，有的父母思路已被悲伤锁住，除了哀哭，已不能再向女儿说什么“临别赠言”，而买主总是早已不耐烦，在一旁冷冷地催促上路，由于付了一点钱或粮食，话语生硬而且气壮。有的父母则是无语无泪，默默地跟在随他人而去的女儿身后，目送亲人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亲骨肉的影子，才跌坐在地上，失声号啕……

父母卖了孩子，未必就能度过灾年。卖女儿所得的一点钱粮吃光后，有的人照样病死、饿死。商水县农民郝彭年带着妻子和女儿逃荒到洛阳以西的灵宝。由于灵宝附近的铁路桥被日军飞机炸毁，火车暂时不通，这里便成了仅次于洛阳的灾民聚集地。郝彭年一家3口从商水逃到这里，已经过千余里的辗转，所带盘缠已经用尽。而此地由于灾民麇集，火车站、大街上、汽车站附近，满是伸手乞讨的灾民，想要一口饭尤为艰难。夫妻俩便狠下心，将16岁的女儿卖给了人贩子。

这里因为有国民党驻军，人贩子不敢公开活动，人市便转为“地下”，交易在





秘密中进行。一个“过得去”的女孩，“市价”一般在150元左右。

谁知郝彭年把女儿卖掉后，母亲的精神便有些失常。她一开始不住地哭泣，后来醒着时不哭了，却又常在梦中哭醒，并且不住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白天在街上要饭时，她一看到和女儿身材相似的姑娘从面前走过，便站下来，双眼定定地看着人家的背影。直到姑娘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她仍嘴里不住地呢喃，站在那里不走。有时，她看到模样有点像女儿的姑娘，竟上前拦住人家，“嘿嘿嘿”傻笑，把人家吓得直叫。后来，她就病倒了，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去。临死前嘴里还不住地嗫嚅着，念叨着她的女儿。

郝彭年把妻子背到城外乱葬岗上埋了。他不敢找人帮忙，因为找人帮忙，至少得让人家吃一顿馒头，卖女儿的钱夫妻俩已经吃光，他款待不起人家。

此后不久，郝彭年也惨死在灵宝街头。

丈夫卖妻子，成交后那种抱头痛哭，难舍难分的情景，也和父母卖女儿一样惨不忍睹。他们有的是相依为命多少年，已经有了两三个孩子，有的则是刚结婚不久，为了不同时饿死，不得不为一口饭各奔东西。

项城县农民许广禾夫妇，逃荒到豫南某地，仍然活不下去，丈夫不得不带着妻子走进了人市。许妻只有20多岁，长相颇好，很快便被买主看中。当夫妻就要分手时，许妻含泪说：“广禾，俺身上这条裤子囫囵些，咱俩脱下换换吧。”

许广禾闻言，一把拉住妻子的手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不卖你啦，俺说啥也不卖你啦！咱俩死也死在一堆！”

此情此景令买主为之感动，他向许广禾要回了刚付出的两百元钱，给了夫妻俩几元零钞，又去别处挑选“商品”。

没过多久，许广禾便饿死了。许妻为求活命，只得改嫁。

6. 被卖妇女命运悲惨，当妾做妓任人欺凌

那些被人贩子买去的妇女和姑娘命运更加悲惨。她们的去向是被人贩子转卖给人家做妻当妾，或卖进妓院接客。她们多半要首先遭到人贩子的奸淫蹂躏。而一旦当人贩子与买主成交，她们不管对方是垂暮老者或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都得跟人家去。稍有不从，即遭打骂。山东省长清县人靳士伦，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第二二〇团的一名军官。他随部队驻扎河南时，曾亲眼目睹过人贩子残酷殴打妇女之事：

有一天，我到县城师部去开会，走到城西关，见一个小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我听这个小店里不断传出怒斥、拷打声和痛哭声，就上前分开众人，到小店门口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看见店里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手持一根粗棍，一个手持一条皮带，正在殴打一个伏在地上的姑娘。那姑娘披头散发，鼻子里的血往衣服上、地上直滴。在墙根边，还站着4个20多岁的妇女，她们挤在一起，低着头，被凶暴的人贩子吓得不敢吭声。

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这大概又是人贩子在作恶。可是围在门口看的人只是默默地摇头，没人敢上前阻止。接着，我又见那个持棍的男人一面骂：“你是老爷拿钱买来的，你不走，老爷砸死你！”一面又高举棍子向那女子打来。

我实在按捺不下心头的怒气（我那时才20多岁，正血气方刚），紧走上一步，就把那人手里的棍子夺了下来。那个持皮带的家伙见我夺他同伙的棍子，就向我冲来。我的警卫眼疾手快，上前拦住他，“啪、啪”给了他几个耳光。大概我身上那“老虎皮”（指军装）管了事，两个东西不敢动了。

我回头对围观的群众说：“这都是你们河南的姐妹，难道你们就忍心看着叫

他们打？”大概大家早憋了一肚子气，我这么一喊，立刻上去几个年轻人，打起那两个人贩子来。

后来，群众又把那5个妇女送到了县政府……

由于有了人市，妓院的生意也随之兴盛。在一些县城里，除了妓院之外，不少旅馆也成了娼妓接客的场所。这些妓女当中，一部分是久操此业者，更多的妇女则是被人贩子转手倒卖或被饥饿所迫而厕身其间。一些从灾区来的姑娘，脊梁上还垂着扎有红绿头绳的大辫子。

她们大半是由一个老鸨主持，每夜收入与老鸨二一添作五，各得一半。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100元或80元。由于法币贬值，大钞不值钱，每百元要贴15元的“水”，折合小钞只有85元。除去酬劳茶房20元外，剩下60元，再分给老鸨一半，仅剩30元。按300元一市斗的米价算，这30元恰好可买一市升米，重量是1斤6两。而妓女们并非只是自己糊口，在她们的背后，还有一家数口在靠她的收入维持生命。

这1斤6两米，也不是每天都能挣来，生意不好的时候，有的姑娘一连几天拉不上客，只得让全家人跟着挨饿。所以在灯火四明的时候，妓院、旅社里笑声连房，而天明的时候，传出的却是难听的咒骂和悲伤的哭泣。

7. 灾区饿殍遍野，乡村十室九空

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们，吃尽了一切可吃的食品之后，去吃牲畜都不吃的东西；卖尽了一切可卖的旧物之后，又去卖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人被饥饿之火烧毁了最后一点残余的人性，变得像野兽一样残忍，去杀食自己的骨肉……但是，成千上万的灾民仍在像严霜中的枯叶般不断无声地飘落，像久旱中的禾苗般不断悄悄地死去。

在村头，在路边，在麦地里……随处可以看见无人掩埋的尸体，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也有生命力正值旺盛时期的青年。他们中许多人都经过一番挣扎，在死神的追逼下，踉踉跄跄地奔逃了一段距离，然后便一头倒下，永不再起。

在夏天，那些倒在野地里的饿殍，上面苍蝇乱爬，蛆虫团团攒动，空中群鸦盘旋，地上野狗乱窜，争食腐肉。在黄泛区，野狗吃人肉吃得两眼血红。有些濒死的人，还在蠕动，便被群狗分尸。这些野狗胆子越来越大，看到过路的人睬也不睬，仍在肆无忌惮地啃嚼死尸。而路人因为对此已司空见惯，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驱逐野狗，或发出一声叹息，他们大多是望望而去。有些饿殍，由于倒在那里有些时日，经日晒雨淋，已腐烂得只剩下一副骸骨。

在冬季，路边、田野上的饿殍比夏天更多。因为这时不仅连一把青草也找不到，而严寒也足以使饥饿的人们早日毙命。在路上，时常可以看见正值青壮年的男女，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走走停停，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有些人还未咽气，身上的棉衣便被过路的人扒掉，拿去换一两块蘭草根面馍，维持他一天的生命。

寒冷的天气，为吃人肉的人提供了条件，死尸短时间内不会腐烂，被他们发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荒野上有不少死尸因被吃人者发现后，就地砍下四肢背回家煮食，而只剩下血淋淋的头颅和躯干。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到后来也难免





成为野狗的腹中物。

在乱坟地里，新冢一天比一天增多，饥饿的人们在埋葬自己的亲人时，已无力再掘很深的坑穴。大多是挖出一个仅能放下一具尸体的浅窝，然后再在尸体上堆些土了事。这些草草堆出的新坟一经雨淋，松土折板，下面的尸体便露了出来，有的露出白的或是黑的头发，有的露出腐烂的双脚，有的露出一只干枯的手。有些死尸，白天刚埋上，夜里就被人掘出来，砍去了腿臂。如果哪里有几条野狗在狂吠乱咬，必是为争吃死人而发生了战斗。

村子里的情景是“凄凉”二字所不能形容的。一进庄，映入人眼帘的便是那被饥饿的人们打秃了枝丫、剥光了皮的一棵棵白花花的树干。既看不见牛驴猪羊，也不闻鸡啼犬吠，因为所有的家禽家畜已被吃光。街道巷口，即使能看到几个人，也令人望之愀然，有的脸肿得发亮，眼睛只剩下两道细线，有的形销骨立，枯黑的皮紧包着骨头，完全变成了一具尚能行动的骨架，有的则昏昏沉沉地躺在墙根，只有那破烂的衣襟下微微起伏的搓衣板似的胸脯，证明他还有一口气。

许多人家的门或是用土坯砌死，或是挂着一把已经生了锈的锁，房子的主人已阖家外出逃荒。这些门何时再能打开，是否还会有人将它打开？谁也难以预料。有的人家连门也没有。家中已四壁空空，再无可偷之物，门板便用来派别的用场，或是卖掉买食物充饥，或是用来掩埋死去的家人。

那些仍死守在家乡的人家，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家庭的中坚分子，早已背井离乡了。走进家家户户，举目所见，是摊在地上的树根树皮，晒在筐里的树叶，挂在绳上的草草……然而，这还是一种“殷实”的迹象，如果进了院门，连这些东西也看不见，那就说明这户人家已经离饿死不远了。

在一些村落中，全家死绝的农户已不足为奇。有的人家走投无路，悬梁的悬梁，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有的是父亲先将妻儿杀死然后自杀……到后来，有些饿得奄奄一息的人连自杀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全家躺在炕上，等待死亡来临。有的人家，终日将门紧闭，人死了，邻居也不知道，待别人发现时，横在床上地下的一家老小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

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到河南的黄泛区和其他县调查灾情，这位名记者兼政论家在调查文章中这样描写灾区的情景：

……我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饿死的人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死尸。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里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如同一下晴天霹雳。令我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如怨如恨如诉地低泣……

这段文字，只是对灾区饿殍遍地，十室九空的客观概述，但白修德后来却因发表了这篇文章而遇到了麻烦。

在城镇，在灾民云集之地，街头出现饿殍就像出现行人一样正常。有些灾民正歪歪倒倒地在闹市中乞讨，便突然倒在街心死去。而活人们则视若无睹，仍在死人身旁来来往往。

后来，政府觉得不能不对市容和社会舆论坐视不理，便责令保、甲长一发现倒在街头的死人，就及时抬走埋掉。于是，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上成了一种职业。

当时某报的一位记者对掩埋街头饿殍的情景做过如下记述：

有一天，我去某街看一个长辈，在那条几丈长的小街上，见到四具死尸和六个走不动的灾民。四具死尸之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她脸向着天，张着嘴，唇上、牙齿上爬满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

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因为怕担他那条街有饿殍的罪名，已经用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

当两个埋尸短工抬起她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老太太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锹走了。

另外，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井边躺着，枕着一块破砖，头边堆着一大团乌黑的东西，像狗粪一样。几个小孩子说他们看见那是他才呕出来的。天知道他吃了些什么。他闭着眼睛，什么话也不说。问他，他的声音已细得如丝一般。他说他是济源人，已经在这边六七年了。我给了他一块八卦丹，他摇摇头。他不需要药品，他需要食物。

在几个死尸的一边，还坐着两个快死的人，一个人的脚肿得和发面馍一样，脸也浮肿得不成人形。另外一个人，腿瘦得如同木柴，身上连一点肉都没有。甲长拿着馍，送给埋葬死人的小工，那两个人也向甲长恳求，要吃一点。甲长奚落地说：

“你们去抬吧，埋吧？”两个乞丐只好把头低下，一句话也不说了。他们自己恐怕再过一两天就要被人抬走，哪还有力气去掩埋别人呢？

饿死的人，有素不相识的人将他掩埋，比起那些曝尸荒野的人也算是悲惨中的一点幸运。有的人家，亲人死后，请不起人帮忙埋葬，又不是影响街容的无主尸体，只得由家中活着的人硬撑着为他料理后事。有的人看到自己终归是死，竟将手中最后一点钱用来请人把自己活埋。

某县农民李大才，老伴死后，他谁也没告诉，夜里一个人悄悄扛着铁锹，到坟场上独自替老伴掘墓。由于他饥饿无力，且心情悲痛，挖了好几天，才挖出一个浅浅的坑。然后，他又一个人悄悄地把老伴的尸体背去掩埋。等到别人知道后，他一个人已料理完老伴的丧事。有人责怪他不该瞒着乡邻，这个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老人泪水纵横地说：“让大家出力，我总得弄到斗儿八升的米让大家吃啊，可我，哪有这份力量呢？孩子他娘为这晾尸几天，我对不起她呀……”话没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

某地一个姓朱的老人，无儿无女，平常靠着两亩山地过日子。后来，日子越来越难熬，他便把两亩地卖了。卖地的钱用了一大半，还剩下60元时，他想，这60元用尽后，仍然难逃一死，自己死后连埋的人都没有。他亲眼看见过死在路边的人被野狗乱撕乱嚼的情景，那种惨状像烙印一样烙在他的脑海里。与其到那时让狼拉狗拖，还不如现在趁着手里有点钱死了好。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60元钱，请人活埋他。结果竟真有饿极的人，为了那几个钱，把老人给活埋了。

8. 瘟疫流行欺贫弱，患者无药多丧生

除了饥饿，这个死神的使者在向人们滥使淫威之外，死神的另一位使者——瘟疫，也在助纣为虐。

黄水泛滥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畜尸体到处乱漂，有的在水中腐化，有的被浊浪冲到岸上，大量的人畜粪尿、粪堆污水等，也汇入浊流，四处流淌。有些地方，黄水后来虽然落了下去，但已变成沼泽地或淤泥滩，成了蚊蝇蛆虫的滋生地。结果造成许多地区霍乱、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大流行。

霍乱和伤寒，现在已不常见。由于当时医学落后，特别是在乡村，不仅医疗条件极差，而且患者在染病之前已被饥饿折磨得毫无抵抗力，所以死亡率极高。

霍乱的病原体是霍乱弧菌。当细菌进入人体小肠，并在肠中繁殖时，菌体能裂解而放出大量强烈的内毒素，引起肠黏膜充血、肿胀、坏死和肠壁的大量液体渗出。霍乱的潜伏期为数小时至6天。常见者为1~3天。患者起病急骤，经过频繁的呕吐和腹泻后，迅速出现高度的失水和电解质平衡失调，表现为极度口渴、声嘶、无力、面颊瘦削、颧骨突出、眼球下陷、两眼无神、皮肤发绀、弹性极差。两手皮肤如久泡水中一般，被称作“洗衣工手”。患者尚有腓肠肌和腹壁肌肉疼痛性痉挛，因而霍乱又有“吊脚痧”，或“绞肠痧”之称。随后，患者便进入周围循环衰竭状态，表现为脉搏增快，血压下降，心音微弱、发绀、皮肤发冷、尿量极度减少或无尿。最后产生尿毒症或酸中毒。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患者常于很短时间里死亡。抵抗力弱的患者病情发展很快，高烧达41℃，并迅速进入虚脱状态。

伤寒由伤寒杆菌所致，细菌进入人体消化道后，先出现菌血症，然后局限于各种不同器官。当细菌离开血液再度侵犯回肠时，即引起肠壁淋巴组织的坏死和溃疡形成。患者初期起病缓慢，症状逐日明显，有头痛、周身不适和低热，并有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便秘等消化道症状。发热呈阶梯状升高。历时一星



治疗霍乱、伤寒，需要大量的抗菌素，需要输液。并发肠穿孔的伤寒病患者还要进行手术。这一切，在今天来说，已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当时的灾民来说，抗菌素、葡萄糖溶液、生理盐水等等，就像长生不老丹一样无法得到。中药倒是也可以治疗，但是有钱请郎中、买药的灾民实在太少。

中牟县七里庄村疫病流行后，先后有100多人染上霍乱。但全村仅靠3名中医先生，靠针灸为患者治疗。结果每天都有数名病死的人被抬到村外掩埋。患者死亡率达80%以上。该县的王庄，黄河泛滥之后，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占全村的大半。许多人无钱请医生，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染疾的亲人病死。该村因患霍乱死绝的就有50余户。

在饥馑之年，孤儿院，也是一个狭小的“幸福圈”，只有很少的捷足先登的孩子有幸进入。但是，一旦瘟疫的魔掌探进这里，那些群居的孩子便很难有人逃脱厄运。某县农民张伯年，因怕两个孩子饿死，想把他们送进县里办的孤儿院。但孩子不是孤儿，又没有入院的资格。他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求一位孤儿院院长的

期后，转入严重期，高烧持续于39℃~40℃之间，脉搏加快，毒血症症状明显，表现为表情冷淡、耳聋和神志朦胧，有的患者出现感染中毒性精神病症状，如幻觉、呓语和狂躁等。如患者出现中毒性心肌炎，则心搏转速、血压降低、心音减弱，并伴有奔马律和心律不齐。接着，由于患者身体急剧衰弱，很容易并发支气管炎、肠出血或肠穿孔。并发肠出血和肠穿孔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极易死亡。

霍乱、伤寒两病的传染途径，都是传染源的粪便和呕吐物中的细菌，通过水、手和苍蝇所污染的食品，由口进入人体，其中水是重要传染途径。集体使用的水被污染时，常常引起暴发性流行。

同学。此人即是张伯年的村邻，又是孩子的老师，他见两个孩子饿得可怜，孩子的父亲又再三苦求，就给张伯年写了一封信，让他拿着信去找当孤儿院院长的同学。结果那位院长看同窗之面，收下了两个孩子。张伯年从孤儿院回来后，向他的恩人说：“收下了，收下了，人不该死，终是有人救的啊！”欣喜感激之意溢于言表。

不料一个月后，孤儿院院长便叫人来对老同学说，院里有了传染病，要他通知张伯年，把孩子接回去。张伯年闻讯，深怨“好景不长”，只得把两个孩子接回家中。谁知不到一个月，张伯年夫妇和两个孩子全都患伤寒死去。因为伤寒的潜伏期一般在半个月左右，孩子在孤儿院里已传染上伤寒杆菌。这两个“带菌者”结果使一家人同归于尽。

后来，这所孤儿院的100多个孩子因患伤寒病，死亡殆尽。他们那瘦骨伶仃的小尸体都是用粪筐抬走的。一路上，有不少人看见，他们树枝般枯瘦的小腿，随着扁担的起伏，在筐沿上一颤一颤。他们被人抬到乱坟地，几具尸体倒在一个坑里，草草掩上土，就算完事。

有许多灾民，在逃荒途中染上了瘟疫，倒在破庙里或阡陌间，直到病死也无人过问。结果又为饿殍遍地的荒野增加了一具具死尸。

.....

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黄河大堤掘开的缺口，虽然于8年后堵上，黄水回归了故道，今天已难觅昔日黄水泛滥的痕迹，然而，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花园口掘堤所造成的灾难，却并未从人民心中抹去。身受其害的一代人虽然终会死去，但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已经用口或是用笔，将他们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传诸于世。